政餘筆錄


原缺

龍有學焉日有孜孜所以去人而入於天吾友于是道也思過半矣其文日求所未

至其政去其害鑑去
其眩諤去其激躬之
所持此物此志推而
論之是故近而遠跡

而精矣今之論者詁宋也溯晉也駁而已矣以是讀吾友之言勿讀可也吾聞好龍

者僅好其似讀是書而屨繩誠轍持後慮前因事鏡理望古衡令其亦可以無好似

遺貞之誚矣

順治乙酉冬月門年

弟劉顯績元功題

敘

積書卷有潤氣澤口口潤澤手手潤如肯物辟塵辟暑暑舁塵莫知所自太監酒司船不礙風華肉鼓般輪曲全惻隱此書卷透潤浮膏

蓄力淚行層裏之功也自丑逹未
余李台七季𡨚歷刑名錢穀救荒
餙備山海劉擭寇盜之事遇有片
晷鬆活卽盤互書卷左喜列架擁
城等身葑背妨行牖坐不吕爲多

其或洴蕩緣台剡溪曲中山陰衢
上出入嶠嶺齋書卷塞目澄息往
事有所感悟胷所省惕條紙錄之
已實敗麓煤煙積久掇之數帖下
醫簡方上醫著方余何敢自著簡

古之餘洪源滋潤遂爾成文雖啓宫瑣語爽當于鏡古之士而韋絃具備法戒賅存鏡工之范鏡也鏡成而工不敢自須其妍媸則自鏡之于鏡古功相益也是筆錄之大

指也

甲申冬仲

金陵自識

政餘筆錄卷一

金沙蔣鳴玉楚珍著
男超訂輯

學須靜也只靜便是學

無事不有習有空習處理會得空處理會不得然虛實內外有可學而學與無可學而學自是同時互貫不可執定博約工夫分德性問學二橛

先儒拈出字句無有不得力處無有不貫通者只怕吾人

不服食服食自然有效

辭氣之間一日不知多少鄙俗如不中窾不切要不見其大不合千人心皆是非必言不及義也

事無不以密勝密是學問逼拶到緊處語言之慎算計之周何足以當之

大慈大悲大忍大勇耐不得是習心未死

物之即我者我即之也花香自然來蝶

我心未息機必先動豈必聲音咲貌之間如是而欲人之

忘我不可得矣機心息處人已泊然
心所不設夢或有之未可以夢為虛治夢之道當于治晝
獨知是主人翁只恐不用命不怕主人翁見不及也所以
致良知是嘗惺惺法
稱譏不動心便利害不動心所以名根一斷生死根因無
斷
童子時饑嗔飽喜自少而壯而老稱豪傑負盛名于時仔
細簡點尚有童心

凡守官守道皆守身也聖賢終身得力于守

簡點他人罪過是本人衣帶下不曾緊切自治之人通移

既緊那有閒工夫為人

功名赫濯之人靜眼觀之如蠶作繭非為自身

治獄則思生之生是慈種慈是人種然非止為治微言也

治獄亦非為據案牘爰書時言也一怒則獄相現前怒怪

空獄相空矣

世界有破壞者即宜脩隨步不可放過

缺陷惟人能補人缺陷惟我心能補

上床時不焰料一日則一日必無悔心下床時不焰料一日則一日必多過舉

事從忙上錯境忙我閒此處宂難耐定

怒多只因過察若高擡過去則化為寬弘漸覺可怒者皆堪憐憫

味淡則齒不傷酒肉無有不敗此可悟養生之道

只為塵勞所以貪用滋味若此身安閒清靜自不假葷腥

為補助也

悔已不及只悔是業人毋以悔過自恕也

貧得賤得之人人柰何不得所云無往而不得貧賤

心下處得安脚下自踏得穩余鄉人卓辛彝深以為然

凡事皆須識大體如國體政體文體皆須務其大者

有明必有暗人不能自見其睫若內炤則無不到之處所

以用明體暗絕對待則真明現矣

陶靖節胸中暢快是以田疇景物無不生妍此心造境之

一驗也

見多少貧時名人終日喃喃的講究不過功名二字究竟功名不過利欲二字

余素信因果有謂因果多不驗者不即驗耳

恥字兩用上根人上用所謂不如聖不如賢也下根人下用如卑污下賤之事浹汗生慚然蹙脚在下與上同功自己須識慚愧僧人對一盂飯点思功過柰何戕衆生命作資糧而猶然為禽獸所不為乎

燭盡光盡光非所以壽燭燭非所以延光夜靜時思之父母兄弟而外得罪宗黨終身已有莫解者謂五方襍聚仕宦萍交肯恕我一分一釐

凡看書須逐字數過去先如析析析開後如一索穿起對熖生上生下一綫不差章旨節旨處處恰合然後謂之貫通

看書且須講明幾箇字眼如身心性命道德學問致知格物之類一處明處處俱明

如學而時習一句學是學箇什麼說性便當窮性所自來說善便當溯善所自始說學為聖人便當親見聖人之心至今在處解之曰效效義如何解之曰覺覺義如何二義分看如何合看如何學字既明則時字習字說字一一如此推而至于五經四書學字之義無不皆然舉業雖小技必有全副精神可惜全副精神費用在數十年內必真正體貼道理悟明心性人方不虛此數十年學問

文章是心苗上一點清氣愈清則愈輕爽

求放心須是識心體如何為放如何為求有心則溺于境無心則墮于虛心外之心心前之心心後之心皆放心也此心乃無時不存之心無處不存之心放即對存而言其不求即不存其不存即放工夫有間斷時省察克治有昏沉散亂時皆所謂不存皆所謂放心也在腔子裏不是在腔子外不是求之腔子內腔子外俱不是然則心于何求知放即知求靈明常惺之地我自知之我自放之我自求之不求只為不知不知只為不識心體若識得心體是無

明無晴無通無塞無增無少無去無來無內無外無存亡出入銀花盞底如意衣中隨取隨足則無時不存無處不存本無有放緣何有求

只為有學問人陷溺愈深放心愈甚所以特地點醒令之士大夫正宜倍省

心不在身中謂之逐物心不在理中謂之狥欲心不在心中謂之出位願外所以說不得其正正心是還其虛靈本體

士夫高者俱是霸道下者俱是鄙夫將患得患失做了秘密功夫即有標榜氣節擁樹身名差異尋常者呼朋召類是已非人不是為利即是為名名利場中如何有真正人品

不誠無物不孝便是無父不忠便是無君聾者不聞鐘鼓盲者不見天地日月渠自無相干涉耳

作不順施不恕其人必有奇禍有后患思之慎之

馬性逆風牛性順風如馬向北牛即向南一物之性亦適

陰陽

無地不生所忌以備用如寒毡煖葛適用不窮解毒之物即生多毒之鄉此天地之至仁也

如園中造成山水備極人工不過曰真山真水已耳真山水自在人間

蠶之作繭亦自為耳身後苟不可知何為規形自小

讀書自無百般病痛所以說義理養心

襍書不可不看微言妙理別有所觸不獨應事無方見聞

廣博

真正有爲百姓念頭即日用蔬菜亦當思所繇來況羨餘罰贖乎

好官多得錢亦兒孫酒肉事務耳到底兒孫亦不能受用大半爲幫閑人消受思之思之何苦爲他人還酒肉帳也

丈夫撒手懸崖方有掀天揭地事業若口咬一根籐脚踏一桄梯終不成蹝

用獨則不懼若有所憑不待失所憑之日懼即隨之矣

富貴俱是人看好如看優人扮戲相若優人不以是為欣
卹也
余殤四男女其不見者遂為戚痛哀生於性亦繇于習
男女之感誰不思救然傷生命以為之反為冥累無已施
財濟貧發心經典可耳然救劫亦無速効
早慧不壽亦未必然惟慧而薄者輕者即使不夭亦才而
貧
死時無不有所見懼為之耶業為之耶惑為之耶

失我所愛喪生絕命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豈不可念

能空我之所有不能絕世之所無仙佛亦止除心不除境遭逆境能顯其過順流埋沒者多矣

清而刻者不獨病人亦病已所以生無徒沒無後若清而能惠未有不食報于子孫者

靖言語則福全福是一身之福亦是子孫之福元氣所留一有損折已福未福俱有所消

多言之病只是不曾料理過若地頭人說話一言當千百

句自然不多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陽火也火吐之則爍積之自焚

知之極其明行之極其恕

孔明一生只是老到乃知無破敗實難使多少心機智畧只求得一箇妥貼已耳

地方利害何嘗不知知而不行乃平日心腸不會倫辦得門以外用寛門以内用嚴大分固然然胸中着不得寛嚴内外字着即有傷要于明理信心百不失一

余署臨海查盤歸日積紙尺許手揮口決指授四出呼應迅速不煩再計幸無大失者閒時看過想過及見聞過者多也

呂夷簡為潁州司理文穆公以為真宰相才古人蘊抱不凡如此

趙抃為州倅佐其守不及守卒晁闕余為倅幾四年以才不能為人失佐助多矣思之輒自愧恧

他人一事失禮一語失言吾對之未嘗不歷歷分明所以

樞機宜慎

惟不盡所以全交

事必看到反面如放麑違命可以托國之類

胡人以羊為衣食以牧為田疇佛氏之說將何以救此又如業屠之家屠即世業何地無脩羅所以仁人欲出世界也

食肉之人汗多膩如膏油漬衣荳虫似荳棗虫似棗食牛馬犬豕者寧不可思可畏

不信所以多言不慎所以多言不了〻所以多言
言愈切至人愈多疑所以知交淺深宜自量也
人須親近好友非徒直諒多聞要以不近利名不薰染惡
習者為上座不可無高僧只相對便爾穆然淡然
飲食是腹中事却要眼睛看得過飲食是自己腹中事却
要他人眼睛上看得過思之豈不是愚
作事矜莊鄭重只為胸中有未熟未化在到熟化時自然
平易不驚人余驗之為文為政無有不如此者

好事到面前不放過便是經綸好手

貧士雖無利澤及人要當使腔子內慈祥豈弟人喫着不盡

台多峻嶺余每過必步行從者以為非體而心安之一以習勞一以均勞且吾心所安吾自為之不以為疲亦不以為褻也

余居鄉混混善惡可否不大分別比居官嫉惡如仇事事分別非昔愚今智權所易違順性行之不自抑克故見人

過惡獨多耳

范文正公以南園善地舍宅為學基種生公卿此等心術百世下聞風猶消人鄙吝

余方四十而髮種種引鏡多白心竊駭然葢神營精費薄宦之累人如此

恐即福星不能恐即灾星我快意時人不快意此機之所蘖數之所酬不可不惕

居官者微順手事故不知民間之苦若逆流則事事關心

矣

或有嘲推官者曰推者推也推諉之義上下可以不居其名余謂推即推己之推〻己之心度人之心所謂推也

恤下恤貧恤灾難恤疏遠皆是吾人力所得為之事

民間詞訟原始甚微居官者平易視之無兩是亦無全非作意擬翻傾家蕩産此即真正酷吏挺於其次者耳

尺水興波為勢官親戚作成說分上者穿窬駔儈之為士君子醜顏以為人事當然何也

官尊則吏重官愈尊則吏愈重若使人可呼顧吏何縣輕重共聞

作官如上場子弟須有下場頭本來面目余所以行而不敢廢吾家農具也

人勞弱則訾食疾病則訾食富貴則訾食訾食者不肥是弱相病相非好相也

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然必以仁為本仁者無欲故清仁者不侮故慎仁者博施濟衆如不及故勤又有謂宜增一

淺字者緩所以救上三者之流弊

禁之即止自無是事要須救得一半譬如拔齒先搖之

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畜

馬者去其害馬牧羊去其敗羣烹鮮調瑟皆是此意

齒性便苦每以甘敗人心居火正位作苦則味出貧約時

心精細入毫杪而統褌膏外膜中諸竅純置心不能伸故

味不能出

胸中着風力二字所以袮宦如生吞活剝如冬起雷夏造

氷自以為霹靂手不知已犯老子戒所謂最下者與之爭也

台李無事余初任猶讀書數板出堂悠然高寄遇事有鳶飛魚躍意思在

功利之中人心如肉骨附麗微細求之處處流行夾雜肴不破時砂飯俱吐甚之蒸砂為飯真諦性命竟何益哉

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平懷時燕息何如此平懷時燕息即喜樂邊事也或曰夢醒之交不知有覺即念有念即境人

生而靜以後無未發時然則未發云何曰未發者終古不之發而發者無時不發非以其時以其境而謂之未發也

蹤無益于事怒無益于我

藏密是學問大端然必洗心之盡此心赤歷歷地白淨淨地即此是藏即此是密

觀業蚕之苦烹蛹之慘則布素終身可以養德可以積福且襲帛多寒貼布多煖也

南昌姜夫子終身不用絲帛謂絮煖于綿又劉孟成云幅

巾内着綿食脑嬰兒尤宜慎之余驗之寔然
事怕急急則必有意外之不可知者報之
物之陰生者多脆夭豢乳亦然多寶惜擁護則少有不及
風雨寒暑之患入之矣
黄師別天台語余須特〻提醒蓋政務匆忙時時從不知
不覺中放倒所以反觀内熖呌醒主人翁雙瞳炯〻此性
命寔功也
威生于不怒〻則威見形〻有盡威着物〻有傷漸變爲

慽為苦而我亦中悔人望而知其可掩矣

易怒之人必易喜喜不為恩且并其威而失之

斷綱罟而人始知我意不在魚終不若生平之未掛網也

長者為行而人疑之非有其具則猶有其心故耳

天清日朗時我意何如正天清日朗時人意何如識得此

意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體

肝膽公中還有友道若性命真切為人所見惟一二鉅公

諸方上座攻難甚于儒門線開口便不是其熾然辨難百

端正所謂此理不可攖觸也

病悖者夢見所悖之物晝亦見所悖之物〻從心生心病所結夢見者魂受之晝見者魄受之可見心能造魂造魄魂魄所造皆有冤受謂天堂地獄止魂受而非魄受可乎

疑生于察察陰分疑陽性也所以人不可多疑過察

燕雁之来越千萬里生子則求嗣亦不可不廣終人事亦終天事也

爪牙角毒萬物皆有不仁之器以自衛人無此四者所以

說仁者人也失其所以為人則爪牙角毒應手而具匪
拂性抑以悖形
道殣則傷行旅信宿去之〻〻若有私可知人無不以情遘
者無情生情則奈何以殘忍自斷也
心做不得主非心也抑不予心以為主也若憑他自然有
氣力
尋常一語褒譏便爾怵然心動況于寵辱當場炎生轉盻
然死生寵辱褒譏不論大小動則俱動靜則俱靜驗得此

心定時此理明時死生寵辱其何有焉

求之自者有三自反自脩自怨是也至隨遇而安莫若枯
古人兩重公案曰何必曰譬如無有不得力者

嘗擬一小聯曰勝人惟有活在我莫如閒

此心平坦時無物不堪愛惜此心儉約時無物不可節省

一物不得其所匪獨有情有識即瓦石位置亦有其宜

致良知喫緊為人其流至于放任則認識神用事為自心
也

隨處體認天理功夫不免炤顧然體認者自心非在物蓋
理之謂
靜中養出端倪即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此端倪乃全體
呈現非以次擴充之謂
主靜無欲自是聖門骨髓儼佛不能出我精微
象山學類子之學然四勿工夫何等精嚴切實若自聽自
明自忠自孝則直任自然誤入墮體黜聰之說莊云寓言
未足為據

愼獨乃徹始徹終徹上徹下工夫學庸皆本于禮記禮毋
不敬所以全書皆以愼獨為宗

政餘筆錄卷二

金沙蔣鳴玉楚琮著　　男　超言輯

云飽者充腹而已豈必塞于喉吐于口而後為飽也富貴亦然苟膺一命沾升斗皆可為飽極而不止將逐之老子云人之大患為吾有身若其無身亦復何患余引之曰身之大患為吾有官若其無官亦復何患

刑官言官有筆舌之業平恕者當之亦止救得一半

在身二患曰拘曰蔽氣拘物蔽是也在世二患曰誘曰奪利誘勢奪是也蔽甚于拘奪甚于誘

畢竟是性上有繞易得如水寒火熱其性具足揚湯欲寒沸水欲煖便費多人力矣

怨生于嫌我意嫌時此怨府也怨豈在明又豈在人

貧賤是我之本來非但不可棄亦割捨不得也富貴時佩之尤為至寶

病中求睡一刻不可得不睡者病之為也不病時亦有睡

不得者識情之爲皆病也
古德以看經爲遮眼濾因思一切守中調息之濾皆塞意
法也余于病中得此力
嘗則無病起居飲食必有不嘗乃病此變之召也
逆口耳入不如識識入不如心有心入不如無心此自至
理爲文亦然怨怨然不停披不輟誦者未識無心之妙也
自欺與欺自不同所不欲所不爲而欲之爲之爲欺自若
自欺則心識所迷自是積生積習之惑非用智焰見我本

来面目則終身為自己血肉情識遮瞞過而不自覺耳

識得本無喜無怒無哀樂之體與夫喜而無喜怒而無怒哀樂而無哀樂之嘗然後讀已發未發二句乃有些子入處

聖賢語句徹上下隨人所見以為淺深〻人見深淺人見淺吾人隨所見為言若大學之知止中庸之慎獨自是三教同源如水乳合定作宋儒見解終非透論

一切議論是非禮樂刑政有得有失皆喜怒哀樂也四情

之故乃至通徹天壤只看一人之喜怒哀樂便知一家看一家便知一國看一國便知天下偏黨反側止生于作好作惡

孽生我心消受者難孽生彼心解釋者難

牛非鵲御而鵲安之知其性重

佛頭鳥糞不即于人此有心無心之別

放不下處俱是病〻放不下處俱是業

祇如應事時平懷時着衣喫飯時時〻如此何用許多忖

量

識長力消二物不並然有消有長之力氣力非心力心力非道力也識亦然年長識長以年不以識若真正識得識盡心空故謂識因年進力因年退二物不並者未為究竟

善操舟者維觸不觸觸處不圓圓處不觸

驗心于卒卒亦未見得驀然一念来無所逆錯認為第一念不知乃結習種子發生也驗心于熟熟亦未見得善熟無非善惡熟無非惡烏喙天雄誰非毒物

費塩醬費鋸鑿便是為人拱手自生自成我生我成萬物既已自然何多事焉

十二時中悟入處皆有赤條〻淨洒〻地然不得坐在無事甲裏

心不得不有所寄〻〻非心所寄之境非心境也

我無住處則無住我處

尋常應用後有一點遲疑一毫懊悔所錯誤已多若靜帖帖地隨事隨忘方為順應

只管較利害所以多歧是非路如黑白不煩我胡亂思量也

毒無寔性在物固然毒無寔受我亦如是

俱是着意如此便傷犯手脚若我本無心轟雷烈電直等閒過去耳

戟手拱手之間所爭些子人情逆順異爲靜言思之亦應破笑

窶人得一文錢猶思為明日之計生人前路資粮柰何不

早所辦必待辦不得時思辦也

市河内船善操之者亦患其觸若使放舟一壑觸于何有

一切事俱用逆不逆不成不逆不奇不逆不能超宗越祖也

惟隨任而行所以人人如此事事如此若天造地設在識

有不得不然者苟澄心照眼思之人人如此皆利欲中生

活事事如此皆虛華泡影中展轉作魍魎用也要有則有

要無則無無有奈何不得之理

目深視仰視下視左右賊視雖有陰陽之别而種智者多不仁惟平視為貴

過恭者必責禮于人

才高于我者能制我下于我者能用我如不為所制不為所用則任獨之功也

限量生于自心如節飲食須自節之若待人節無異于嬰兒

壑注而不盈所以名欲若以器貯水則有溢時

多營多費多費多憂一有憂貧之念則苟且財求之術起矣

尋常講究身心性命何等精析然說得行不得試粗粗把色利名三字清夜思之不乾不淨不透脫處了了自知

用天下之所棄圖天下之所難如求將帥爭縱横之口弋奇材于鍾漏之餘中智皆知其無益也

救荼是本地方事良有司肯做則無不可爲者不人人濟必有濟也

專事請呼既難必得況獨賑亦有窮有限乎

智貴猝者猝見其智也非豫不生非深出非多學問多見聞不能剖絲絲而應亹亹

閱古人應變之方必須再參成敗別畫奇謀若一面順流看過必不能發生神智

彼我答問之際期于對針簡而盡婉而多風若主於見我彼懷不盡必有拂於衷而不解者矣

圖進取戀功名豈有道所為陰陽傾覆假勢乘權以是而

稱正人作用吾不知也

險疾重險禍亦重

其人有奇癖者天必以奇禍應之

富多無子金氣勝而不生

貴亦多無子者其人或刻薄多險謀不則至清者無徒也

生人有自鬼道中來者其才位亦不下人卯酉之間必發

藍氣是其好殺之驗也

怒而面白者其怒不可解是亦殺人之人

若有待則有嗔有喜無待則無嗔無喜一身之內自足將誰待乎

窮味則多無味之物意不在味無物不可歠心是哺糟啜醨之說也

如不能飲則無所需酒且有聞酒香而惡之者一以為甘一以為苦世間豈有正味亦豈有定情即一可以俱況矣

瀹心者以蓮蓮薏根花蒂俱空故也以芭蕉蕉以開卷為身以代謝為心聞雷聲展展不自展畢竟無有身心故也

只為胸膈間無一物梗梗所以揀擇尋常飲食若有物橫
在中時時提步步轉一切放下况區區世味
不足者文之凡人矜莊詼諧處皆其中寔有所不足也
有背面有高下有南北東西即是有迷有悟有明有暗
一切開明道德之人如雞報曉于人有功于曉何功且報
曉亦非為人止是自遂已性
熾然燄發時以為是心不知乃無明黑燄之熾作將障汝
心將燒汝身

人我山高雖有見有不見不必問彼受者問作者而已

儒者只認得腦腦靈〻一段不知識神所為心念凝然者當自理會得

主人翁喚他不醒不喚耳喚即醒不喚亦醒已不自覺又惡人提此所以常夢也

心是寔心寔有是心則凡有身者皆得依之以為質矣理是寔理寔有是理則凡有氣者皆得本之以為質矣故曰不誠無物

萬物芸芸皆承受日光日光中無許多子以萬物之為々
日光所有此靈知所以塞障也擱海水為用亦然以所用
為水體以芸々所作為知體是未知日光海水之義
見則人人見識則時々識只是不肯領受不善承當
將理事分作二橛所以說別有世法不知世法不碍自心
病時若作身見命見其病必加且生種々無益心腸如將
世原物交付還他任憑位置損壞亦得完全亦得
死不得所以怕

好名甚悞事他不論八識田何等擾擾不如安心靜坐之為得也賢者當自知之

香因風風能散香香因以風盡耳不可不思

犀病而角有通象驚而齒有紋光耀之生皆因七情不得其正

蘭之多花花之多莖者其香易盡久而不盡者無多花多香也

臂寒而痛始知有臂臂痛愈而始知有臂之樂故不知有

身身乃無患不知有身之樂乃無憂也

喫食得飽而已飯于人曰吾飽也不已贅乎

文章氣節足以殺身學問亦足以殺身者其學問為人所

知也一為所知揭竿而影隨之

學問是何等事標旨建宗呼朋引類是密室中功夫衣帶

下生活否

放下不放下自已知道能放下不能放下亦自已知道然

世間無放不下者放不下乃不放下也

若藥雖多用之者少如無病不須服藥〻對病而已不必物〻寄之也聖賢語句亦然

不奈感何應之無有其具故也

平則流〻亦自平

幾與事不同事一而幾萬也見之知之審之防之非至靜者不能燭

非舌所及者非舌所味也然而食必萬錢盈必方丈其何以解

食主于用而曰有體尚體則費多矣食主于腹而云在目悦目則費又多矣

凡戒與悔皆為下根人說也頭而後徐其步噎而後緩其飧可謂智乎

一切事漸趨于澹俱是好消息

病多躁多怒躁怒甚其病益深可知多躁多怒之人皆病所為若此平心復當無是事

道學有能詩者若以詩為道學非俗則腐

氣豈夜聚始有力晝則散緩無用故有取于坐

讀書夜坐久夢寐亦擾擾者八識田中存字腳并存形相

也事與理均之為障

傲不必矜容盛氣孤情絕俗獨往獨來其為世所側目者

多矣

凡有對待有言說有名貌者非至理所契

烟雲供養其人多壽者心意娛適也人生懷抱何可使惡

窮約時思慮必精心以致一而巧一落富貴人手邪廓存

而神理失矣名士之文亦然

立志則視乎上我者享用則思乎下我者

執着便是病為文而有所主有所專主即執着也

我命物命理則一般物痛我痛情可返觀危床思起畫獄

求寬俎醢炮炙等肉同剜三寸之間自口達腹四生之報

如註斯復君子秉心不殈不殰有知無知弗食是福不殺生說

舌外之味味非舌有彼昏萬錢目營意受烹鮮擊肥殫極

飛走之命而生一翻覆手伊鯖石豕我旨枯魚方諸二篋

奉亦有餘閒聲食肉惟劍與屠好生者性毋忘厥初不食生說

黃魯直喪妻後作發願文絕嗜慾不御酒肉余曉遺此處是以兢兢于不殺生不食生也

一好一累若多一好則多一累

螢焰為已蚕忙為人為已則得為人乃烹

燕不如雀雀有求于人人彈之燕無耗于人人舘之

以激而殺身以激而殺人然則勝與濟有二道乎事固不可不有以處也

上之所惡下以為高是以萬乘爭三寸舌也其虚其徐或
者有濟

平陂往復須看大機括若占一物卜一時未可為君子道
長之驗

侯城董官年已近百為予言薄滋味平恼怒此壽之所以
致也

幽有鬼神明有日月毋以一時喜怒掾生死出入之衡前
有千古後有萬年毋以舉念欺瞞貽子孫壽命之悔

念頭當轉處即轉延蜉蝣一息如同龜鶴之年牘尾欲書時勿書護胎卵餘生即致鳳麟之異

三思自是好事惟聖人可言再耳

精神有不周密處非有物在中即有物在外〻者牵之内者塞之

遠庖厨遠之于心耳不然自違其慈受矣

蓄魚飼畜以殺道生之生道殺之豈必觀其登俎入市而後觸念哉

朝堂五性所聚功名百害所叢
出于機入于機非獨生死然也一日如在風輪暫停一息
而不可得
愛祗一心愛己愛人愛物守無二術守官守道守身
多無有不錯惟無有不錯巧持于後不若拙戒于初此言
語所尤宜慎也
自我起見臧否皆罪業也太上因之即真有所見亦可徐
觀

鬼神靈响必在聚處無鄉之社黍肉不至誰為蕉之受命于大父母者食之為和為德百穀蕤寔是也禽魚諸種各識其親情生情結怨毒所縣何能滅報

風勢殺于城郭曠則多威然害生隙穴則極其威者不威而威性遑者肆毒必甚也

均役脩柴是令時悉務官勢多右民日輕役日重又古以衙前為重役而今乃及綱運䖏々者以入城為苦而今之入都則勢非均之豪右不可脩柴全在積粟令一積粟而

罰米罰穀計之如山如坻而民不沾一粒吾不知在上者之設心何若也

長厚是美德而官以為嫌則憒憒之別名也

心不相應者在手有或刺者矣寃夢亦然佗我擊我皆識情搆鬪所為

水之流横斜曲直無正面者山體亦多側立一氣流行于世可以知善惡少多之故

後世道學所不傳而悲歎遂極于風雅性不傳而情傳情

所見者真性所見者不真故言性難也
物無不自閒靜中體認出者田疇風景一入陶靖節日中便與千古山川全命
琴鶴自隨異矣琴鶴亦以累舍之尤妙近見一鄉紳往返半肩深滑清獻遺意
授意為之其人必不如意聽其自然頑鈍亦自足用因之為上信矣
燈光之于日月不礙不別聖人假物為之功齊盡說是替

化育之義也
梯航之利以有益無然各有所師都非意造所以究竟自
然、
淡命于所是者非之而益是其是非其非也見此不能見
彼宋儒猶且不免
天地之大而度量不越于尺寸一以貫之何疑心性
不經濟化不經鎚鍊者無物不空無空不中無中空不貫
有若之似夫子孝弟也子夏之疑夫子篤信謹守也曾子

之傳夫子忠恕也後世之稱儒行止于此矣

人居天之中心居人之中空居心之中

旱甚于水盜賊甚于水旱兵又甚于水旱債帥又甚于兵

後世用兵以長器為勝然用長而不能用短所恃愈孤

兵須練練須戰戰須百百戰之餘弱國亦有奇勝

天下之勇易集集天下之勇以聽之智則坐獲文武之功

國之削弱基于棄勇

逃兵之為盜賊則勇者盜賊之欲均而勢獨也不均不可

以使人不獨不可以行法

書板上底用不得者方是而病非也人不識病耳古方自是不差

簡之一字不獨宜民保身養總尤爲要術

士莫先于振耻不振不耻

得罪于百姓與得罪于天何異清夜思之千夫所指神其恕之

只平常心是道〻情人情一也

機心動處鷗鳥不下無知有知皆能見隱何處容人四五責禮于人自是驕心浮氣不化

終日言而人不猒者以其托寄玄遠也若臧否人物一語遂貽伊慼

縛小木為大木欲棟而不堅治天下亦然寧求大木毋求衆木也

用人當用朝氣官尊暮氣也年高暮氣也困頓科場優游名勝暮氣也

硫磔有放不當處即是不滑其所故知之明處當即在人行步舉動間也

損折皆繇于怒哀智者之樂即仁者之壽

自顧我身有何不足資男女資飲食至切之務亦屬其餘

儒之忘世佛之出世吾儒之救世要用同功無二不能成一

無我見我之之皆倫匪以有物

萬物圓生者多骨至勁也無有不圓此亦舌齒敗存之義

可為拘方者戒

利風占風利雨占雨其有不占風〻雨〻嘗然爾故忘於風忘於雨者安之不忘於風不忘於雨者利〻之利而後有不利者存則占風〻不為順占雨〻不為應矣

山下雨山上雪上之大雪人氣溫如也故道人者多燒

掃落葉不盡也終有盡時但減幾分担子亦是治心之功

有心勝人〻其肯負至有心殺人則雖仗執有靈吾不能不為當事之慮

廣坐中發言不易不言又為所疑正須以閒語不觸勝人爾

橋梁道路郵亭館驛皆關長吏精神踈審此卜興亡覘治亂之一節也

令有言府功即以府過者其心未向於訊庶也見其素則無過疑無過怨矣

士氣盎横濃澹遠近之間不可不酌量人品

長吏以詩集送人無益有損俗吏之於風雅遠矣即不以

為獄以為祟爾
病齒稍愈喫物快然病而後知有齒愈而後知有齒之樂也
吾於括蒼山上大雪中見天地混合一白無際恍然得吾心體
幸而無禍非無禍也吾遭顛躓三四矣或佑於天全於人終是偶然倖脫
諉之無可奈何慰之古亦如是真正關心之誠難強

讀書所以繫心四十年來得全於書者匪徒博涉養德保軀存乎其内

世何嘗無才才何嘗不用〻之而卒無一人承受此事得趣則絆足掣肘之為也

吏治之不清嚴於小而寬於大大則吞舟莫問訟之不節罰之不除差役之不禁交際之不絕求善治無幾矣

險在外不在内難在遠不在近如崇山夾嶺徑絕路通而

在内者不險在近者不難故知一切未可以為恃

刻尅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此於婢僕尤當内省

令之摘其堂者曰耐煩又曰戒暴怒蓋怒所失甚多但耐

煩便不暴怒也

仁言不可無解紛棣亂一語令人心軟

下人之苦當時〻為彼道出彼服我之明不遂責我之仁

且如逆旅中僮僕宿處未妥即是我精神不曾到痛癢不

相關也

巾服亦不可太褻存乎其辨之也不辨不能生敬且以防猝

因勢利導是作令傳心之要自我起則我當之矣

威不如明多有以威失者明自威々之所以不猛

兵刑旁襍諸子皆托名道家以聚於陰也陰之為禍烈如此

金輪持水輪大地土石五金之遺滓也

山之靈奇塊異者不生艸木精見於外聚上絶下

無山不有風穴水穴藏氣者中空故山頂多有池〻多有花有魚生氣無不可蓄

世福無多安頓得些子便當知足

蠅之觸窓力窮知返蝸之升壁涎盡枯高

香不蔽口酒不封缾氣味立盡

人疑謗多繇於前因福薄多口饒舌是其福氣所以咸減也

事須用智習智嘗須機要之書遇有繁結可先為筭畫然

後觀其解救則應變無方矣
耳目既廣思慮必散止當以閉戶靜思為主
與父兄離嘗為人誘悞要之塞貫我財無濟戕聽可也
讀書成病〻在不反求諸心實體諸身看身心有益四體
安和瘥病惟讀書為藥
膽不輕許如剛不可見然識生膽無欲生剛決定站得任
乃看得出與破也
不妄取先不妄施〻以人為貴人以族為先族以清且貧

者為急

薄葬之文在古同於尸發蓋世無不掘之冢曹丕休並猶能言之以為決不可儉是禮而事決不忍薄是未察終如始也

讀書作文外又須時習一伎卒有流離可以資身係稱

學射本分事跪生情物養志非徒却懦周身

保身愛名如燈在帷以名害身則觸物先人之故也

小恩小惠亦不可無如行炙之人有欲炙之色即與之肉

當尼之與毋以為微

吾讀宇文護母子報答書涓濕袍袖曩感在今予心不二

絕裾義斷豈異其人

人生不識心性所不識憂患諸爻萬象為此而作涉世可

易言哉讀易而知憂患猶有得我道以亡身者則知憂患

不知心性之故也

才多害多能多役多

四勿有大頭腦明在其中剛主乎內

聖人不言本體不及自然如有所立卓爾本體也欲從末繇自然也顏子之達非苦孔也

每見官紳促膝躡談私事干求闕說肝肺流出然則高談濶論人人聽得則此人入門開場話耳

凡人衣熱者少寒多小兒死飢者少飽多

自恕最是害事

大治宮室之人宮室定無當意者食色亦然心去意移物何繇遂

人生俱是欺〻人欺已鶻哭到底作體面人說門面話清夜思之寧不自愧

垂胅者哆舌流視者殺人

人卯酉時面赵青色藍氣者奇鬼托體宜避之

鼻喘息多者不壽目開合多者不誠

寤夢之道多以陰陽陰勝必凶陽勝必吉雖云其理有十而大分所宜要之則一

事不可厭耐心處之皆有本位皆有餘味

成佛作佛都是直性男子掉臂即行更無回顧看書証彼一邊事也妙在以我自証

多蓄經史以衆証〻一則義以相參而備

摩尼珠以意求之無弗遂願看書亦然隨其拈拆一字一句皆可成理成文

先儒學治易必自中庸始學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則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六經四子實有配合之妙

中庸一書所引皆德福兼全之人前之遯世末之明哲其義可思

戒慎恐懼慎獨都是敬〻惺〻法也分存養省察者小

喜怒哀樂明說是情〻如烟〻盛火微以四情為四德此後儒之大誤也

中庸一書前後俱是鞭心入内以費隱一章為大舖張則失之求外

論語章〻關係如弟子章是補小學一段賢賢章見後儒

箋註義疏之功等於文字儆然自聖自賢誠為慚愧

窮經當與史合如有上流必有下流作文當與經史合如有衆流必有一源也一篇文字不與經史那一段合不與諸經史那幾段不合而合者便是一場閒說話

不具殺人心不能勞破古今成案沾沾兒女吾以卜其異日會場中全重膽識驗才具筮功名也

贊誦是口舌功德功德何嫌太過

政餘筆錄　卷三

金沙蔣鳴玉楚玠著　　男　超訂輯

後人事事簡便欲占便宜儒之良知禪之直指皆以博地凡夫立躋聖域此亦理道之求速化者也

神通非佛氏所貴然宋元以來高僧亦無大降伏縣寄敎不行聖胎不養登高座說法為人太輕易也自印印人俱犯此病

佛入中國以後文人學士達官貴宰俱從福慧中来往〻前身有驗不可以漢唐以前投命儒靈者執一也

三代以前每與鬼神雜處妖祟不可勝記聖人降伏化導人不為鬼神靈怪所戕佛力勝道〻治鬼多佛兼治鬼神道治神鬼術多佛兼治鬼神而不名所治焉

日月皆在天半運行如磨謂日入地中復出當無是理

天如蓋能覆四垂其下則金輪水輪風輪風即是氣〻止一氣旋而不息故曰地下皆天所持者氣所持也非天包

地下之謂

日月嘗明無隱顯中亦空洞無物以為有隱見晝夜目有及不及而日月中影亦然目中童子豈亦有物為之歟千里之中十里外之末也萬里之晝萬里外之夜也以隱見為晝夜其道應爾

星月各有光謂月以日之光為光星以月之光為光皆察理未精者也

大地向崑崙四角出脈從高而下水因平土故三面有海

而背脊所連乃峻極於天
吁鬼名鬼不害誦神號神不遺
天地間龍種最多高高下下無處無之帝王仙佛胎化不
一刼始刼終為詩書經籍之淵府
開創神明之主隨地多有奇光異端百靈役屬神鬼護持
窂世一二十年後衰劣相日見或禍見於身或及于孫者
非前後背謬福報盡德量窮嗜殺好淫之過日熱墮落故
也

以殺伐得天下者業報必侵及其家嗣或妖或奪或誅悉券也

盜賊之起必以誅官吏為名此夙報所為積怨所致故世家遭難之慘倍於編氓

饑饉疾疫刀兵為三災積漸回環相因並起此人業積為劫數際此數者一委順一修省一斡旋孰而不悟未有不澌盡者也

中州士大夫有以銀覓地者所役範工即為賊掘財々之

不可積如此

漢口兩涯村落各二十里商船千艘女伎十餘班簫鼓徹夜不絕乙亥春寓漢陽心竊憂之今果立盡邯鄲之荊莽載途亦此類也

浙西三府為國賦本辛巳年流亡死瘞不可勝記杭城白骨枕藉過崇德城門嬰兒以敗蒲包棄者數十余為夫哭而去

台溫石米至五六錢今不論歉稔冬春俱一兩四五錢非

物力頹匱良縣南渡人多欲賤而不可得
令之為理財者無他謬巧止有變通一着予化無益為有
益而已又各處私稅甚多上一下什官一吏什若收為國
用亦濟一時
歲荒民散無空土空居若使不占客籍不編里甲其後患
有不可言者山居茅廠所在為難
田則官七民三役則民七官三甚至紳衿優免而積重於
皮存骨立之民且放富差貧官紳又因以為利室揭竿之

晝夜不靖也

盜不可諱如疾不可諱〻病者亡諱盜者殃吾尤惡乎庸
吏

寧海董百年為予言致壽之道在喜在恐台應官八十餘
亦書燕液凝精二帖為贈是其道在靜非靜與恐與喜其
為得壽亦僅矣

闈中最多奇應余於浙闈見撫床豎消息予及開來衣人
見騰錄所於闈見揭潛銘籲壓撒沙驚起及余發解元與

化後乃出與化司理之門胎〻寘〻神明式馮入闢者凛凛

相取神以秀以威不秀則濁不威則寒

窮通壽殀相隨心轉心易相易識相者可悟存心之道

顴起骨臼兩目流視者其人不可與交

眥露眼斜及偷視人顏色者非佞則奸

火形人眥目口鼻炎上者狂燥不可數犯

徐僑云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上下晏安又

曰廟堂為交易之地臺諫為囊槖之所三復數言流涕不已

宋人多尚氣節其侃〻不撓於東漢人以為道學之功然周程以前士大夫亦清操凜〻吾不知今之為清操氣節何如也

兵勿戢自焚非獨殺傷為慘習久則人易之易久則人各為其所欲為矣

賊見利則賊不可除人見為賊之利則賊愈不可止今之

顧為賊不顧為兵顧為兵不顧為民此故也
熱投涼劑寒用熱味與夫用熱不效則涼用涼不效則熱
醫庸智亂所謂百藥俱投無有不斃嗟乎治天下亦如是
矣
古賢相氣脉必長所以事有收局令君心尚不可知立脚
未定而或依倚內近奬成黨與命自他人權非用獨吾未
見其少有所就也
郡邑財力幾何經三四次攻財盡力盡上下隨之矣善為

守者當因木石于山因水火于地不傷貧富之財不困一城之力藏機蓄械如揚糠播灰滾木礮石毒湯神水藥弩輕車竹笆悶棍撞竿尾炬之類只用工夫製造不費科派者守令有心人能預為多備則不專恃銃砲硝磺乃為不匱耳

一侍御為予言巡城時以火夫擅禁人故不許立舖柵門議即沸然乃知凡事皆動手不得此文為太密之害也

金元入中國時攻城邑破掠盡即退札四郊蓋以標城東

困穴无野戰自如四哨張威益勢今流賊亦然不知者反咲其愚以為賊無大志誤矣

不重守令故守令不自重舉數千里大藩而聽决於少年輕進一歲一易之直指使者又不能自主而側耳注目於朝紳之貴者一言毀譽而舉劾隨之守令易置如弁髦然則守何以發主名而令何以扞大難也

地靈不過二三百年過此則為衰氣

凡人顯達之後多修飾先塋無有不斲鑿傷者國家亦然

余因灶户之苦正額二三千金則費八九千而正額仍歸烏有力為詳革因嘆天下事之在家辦易在官辦難者理財之道越重遲則愈冒破更手多則未有能省一文錢者也

余以二月過樂清縣聞縣徵明年錢糧已盡縣不得不預徵又明年者寄生之國民何以堪始則人之畏地繼則地之累人官速敗邑速窮濱海民多逃悵念之可為寒心天下私稅之多皆借托有名上取一下取十甚之米石二

筒柴一束利孔之不可開如此

占勝負者必以風雲氣之上感為速也

禽曜之說占測尤多盖星有好惡即有迎拒向則吉背則凶

流冦所至必先有鳥集如鴨此鳧傒之先見也

江南自孫盧之後惨禍莫甚于方臘然兵荒不至如大河南北民柔易竄地僻易藏

煌至蕭山縣一夕為風雨所折入水俱化神為之耶非耶

遇癸未多易塲期莫知有其解也後不可不爲預備

緣之集火蠅之觸窗豈性寔然迷于所似〻之誤人無始

至今甘于隕滅

龍之攫寶好甚于人一砂之微必以米覆乃得過湖

墨勝金爲墨之妖茶勝金爲茶之妖好尚所鍾遂生神巧

久而不能精與傳者妖盡而復常也

余入武夷觀茶貢舊圃止存斥地反復爲之太息旁有井

云御茶盡則水竭今頗潴亦然蓋水亦爲尤物以殉君王

耶
台溫閩二三月積雨時觸處有氣頭眩眼花着衣即霉濕
余讀書華陽五更時衣被水潤久則腫凡山有瘴何獨嶺
外之毒人也
鄭剛中曰宥罪者人主之恩有司則奉法而已不知其他
今皆為好々先生則事無一寔其有小任事者不以為苛
察即以為專擅而已
南人相業專以牢籠士大夫為主上者寬容自以為不作

威福可以全身保家然門生故吏互相接引大利害建明亦未敢上匹古人稱煌煌卓卓也

將材在南亦少倭患時得一二人至今亦無繼之者

鹽利尚可興以私鹽為嘗事以捕私鹽為生事此鹽利之所以不可為也食鹽日多行鹽日少有是理乎

屯不可為為之者惟營屯易易盡并斥出紳衿之占屯者以贍新練之兵則兵不餉而充然矣

役患不可勝言苟行限田之制令巨室大家遞其溢制者

助為義役公田則白糧花布胖襖黄絹諸解南民有生色
矣
丹溪生曰吾足跡所及廣矣風俗澆甚天怒已極必假手
殲之盡力善以延其澂乎吾三時必慎斯言
可食者食之不可食者治而食之不用其益即用其損物
無不喪身失命於人也虎豹一食全而人盡惡之所以克
已信為難事
習而不察是大病殘殺之風皆生於習屠膾之夫習獵則

獷故也

舊夢一僧引至山絕頂州舍一間內有一讀書靜坐者出門揖壯面日輪大如轂抱精光逼身曰此汝性也余覺為之汗下

壬午除夜夢三僧教余坐禪法粥饒甚旁有畸人以九三粒投余口中驚起披衣接歲腹猶覺飽

至平陽晤太和山人鄭教諭年已八十著書不倦叩問所養曰無養生法惟平生不願作一惡事

君子大受受得即大也餓嗔飽喜呼叱之間英雄早辨了及所謂受不得無如何也

蒨之紅不如紅有紅於茜者而不染紅也紅在性不在色也洗紅而紅乃出者未始有紅所以為紅也用才者驗之

蟯蟻之類目各辨其所營而未嘗言語語之行而行不如其自行也太上因以為貴

奢侈為兵衆先兆往在中州見有買廣蓆者云冬煖夏涼一時貴介昂直夜啟户出而蓆已他貿盡矣鄙心竊甚其

後後果有壬午之禍
癸未三月叛卒擾于池陽都人逃徙一觸出城閭索數十
金閨媛靚妝行坐雲陽街上嗟乎命周何遭劫運之所以
難迴避也
兵者專門之學比見數公披邊事容易身禍國禍為之非
才分有限以未經練習肅紙册中說話無卒濟事不能也
戰兵不可離以守々則膽消筋倦懈生氣還尤不可離以
屯以集以哨以役益盛氣如火々遁乃明

所養非所用古今悲痛此語瀕危羸弱而文士益足高氣揚三里之城紳衿填塞戎馬至心膽墮裂矣夫誰為守況然怨積而民將反爾乎

事〻議不如着〻做且如救荒時鄉紳上書娓〻動千言至勸助簿至捺弗書〻弗與如約甚至圍城旦夕大老持爵杯一對應付目未瞭而害金俱為賊費矣

馳馬者意在馬先馳駿馬者意在駿馬之先人心炎上疾惡如此富貴功名有限何能如所欲副之

目露者多暴死邊臣萬命所屬慎擇之為宜
黃河穿絡區中其所決氣決也宋人回河亦有意河行氣
行是大氣之所屬也
利盡山海今山不敢冶海不敢市皆以兵力弛弱之故惟
富則強惟強益富
利與威能盡之與〻之民等而上紳衿不可問矣物極則
反民安得不化而為賊也
安富與恤貧一也殷户有幾而私借公借官紳衙役無人

不可扶持未知古明王不厄竭富商大賈以鋤國勢也陳同甫嘗見及此

十五年旬圖審編諸衿作色曰奈何與齊民伍另立學圖孝弟力田士豈有不出于農者士多農少免多役少役多任役者少至畝費六七錢吾不知台民之窮極矣

鄭太和云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見怪不怪被人之鎮定何如耳

享太平福不自覺覩向者離亂王侯貴戚子女盡為俘馘

寧不心驚及近年蔡豫以人肉為市殺運未銷吾輩豈可不為救計

行海濱見繚網口大四五丈長倍之容不容巨指計一綵所獲富沉沒一小舟然則海濱之積業深矣死於寇亦於風波何極焉

糞田者燒殺為灰聞殺聚如丘退潮撈取不竭有生之類殆恒河沙不可計乃知天地之大

魚之重鯉者鯉不相食所以為龍嗣也

食物中有現諸佛菩薩象者彰化機也何可崛強不信

前輩論學曰治生為急論居官曰生事有無私計足否乃世業恒産衣食不至飢寒之謂非指盈阡越陌廣厦弘軒也且此亦他人籌度常人較量豈為士者可以此自急哉

今所為禮皆奢也翩翩公子以為學禮寔是學奢不改素風是為禮矣

大名公多迷色此如獅子跳擲以繡毬磨耗雄心然妖態醜態為人指摘誹咲後世誰能自洗白者

用恐宜于己不宜於人用恕宜於人不宜於己

孔子于荀傳著慎言者十二於魯論著慎言者十五于戴

禮著慎言者八其有得於猶龍氏譏議之訓歟

余以多言多怒失戒而怒或即平言時招忌每讀肆口福

薄之語乃知夙業所爲大人相自無此谷〻作聲喀〻不

下態也

傳載祝期生以口孽致舌黄刺血之疾近傳一人寔有此

症按其生平頗為不爽

殷秋溟以嫉惡為損德招尤之大余犯此尤深遇不平事甚或頭眩目赤唇皮掀動以為是非之性使然不知有道仁人遇此反生憐憫矜容動為氣使殆胸中惻隱心未切至也

謔即不是文之曰雅曰善何異或助之瀾

言以輕而博重禍以淺而遘深機以偶而成不解

中黄之訓明不觸物觸物匪明〻而不盡其明是為至明

損威損福戕身害族得禍有甚不甚逆無一非言之所召

松生于東岑伏于西精之所蘊不以近取

昔孫督學鼎盛暑閱文必整衣焚香正坐朗誦曰神明在上予小子不敢不敬余赴閩闈溽暑中作文六首改尚書文十首選名稿四本熟〻溫習舊事亦以內存敬謹之一念云爾

閩灘三百有餘皆云上水穩下水可虞人之易失足於高危富貴也亦然

閩齊瞎言廣西城外有神蛇廟吞吸酒肉舟人屏息而過

行旅貸之母息踰期則蛇券至齋翁矢志欲焚之蛇丈餘頭刻繞舟拔劍叱之不退同行代懺乃舟〻入廟古聖王驅除民害斬艾鎮獄不及避方所以淫祀即近城郭也古人備百種以防旱潦今二熟惟穀與麥台旱勸其另備旱種而民不能具惟搽䵚挈妻子傭於熟郡民不能備而官不知備生民大命如絲良可悼也
湖海盜黠山盜多捕者畏地弓藥弓不敢入聚即千百山縫水涘非嚴保甲申祠黨約擇材勇齒德者為都保月具

無盜甘結將来蠢蠢未有已時

盜無有不起于微治盜無有不敗于輕蔑而少貲也非以石壘卵不能遷撲令不報不勦不搜山窮壑如毛如蝟何以立盡

浙東困於防海上游數千里環疊萬山無城無兵一夫嘯而民雞婦子保矣

浙之山海閩人居十之二三食于浙而蠹浙尚未知攸終耳

矛盾無窮者多亦以性忌防閑非獨利心之汨沒也敝衣垢履以為道學娛聲悅色以為風雅使酒罵坐以為氣節流敝使然莫之底止

條教惟簡易為先有餘地有餘利有餘功乃可奏績若微羨盡情曲防密制文具多而跬步蹶

耕奴織婢事有當行舉天下兵權而屬之文士為督撫又文武二闈所選皆青青之子習文求武遠越壯轅令之總兵皆副裨耳屈極必伸吾虞悍帥之突起也

事權撫不如按〻又以在外而輕地方事惟此二人主張而上不能得之部覆下不能得之有司文書承應而外曰心已盡矣無可如何此諺所云做不得說不得認真不得也

加賍重訪愁貧道皆上之人而既如此矣大廉則小汰此意尤可思爾

米不可種仁不可孳精至無人忌於太察

龍象六十歲而骨方足蚤成者蚤敗生骨已然矣

儀秦之學至今中于人心在言路尤爭氣息妄男子將之以奔走公卿間而士大夫卒爲所用所誤泐焉同敗殊可歎也

海寧長安鎮獲沓舶不貲多有至千觔者世言市舶之不可復嬰兒之智歟

水母以蝦爲目海鏡以蟹爲腹蠃以蛩蛩距虛爲足今士紳之役人與寄養於豪門者大率類是

海寧董紳家閒芋花九朶傳惕庵云昔時園芋一畝盡花

後皆得上壽芋花囿壽徵也一云地吉可卜宅
諺稱一惱一老一笑一少靈蛇以怒斷身怒平身續可以
知其驗也
陳臥子為余言李三年未嘗設一席學以治生為急凡百
好事皆當自節儉中來
癸未蝗蝻並與海鄉田皆出鹽雨洒之其禾立槁前時參
賛勸余清塗田數萬畝者余以滄桑百年之變辭之不詡
焦土又易化鹽乃知言利者不可不籌常變始末也

郡中天燈巷雷當晝震死二人一為訟師一為逆毋震而甦者云火光如斗黑氣如煙繞身五六轉手足俱禁上有神二小者亦震碎人神之不庇于天威如此

台四嶺多龍潭旱則羣取之禱呪閔公躬取一蛇其水釆沸起三四尺或云以針挨之則雷雨洗盪傾民舍龍可怒宜可黍禱而獲呪而下有欲之凢龍耳

七夕前一日得雨如盆注郡人懽聲徹署咒率天雨摩尼護世城雨美饍與此雨何殊諸天相具在人間

天台華頂如花心羣山如花瓣凡數九峯如剖瓜而出歡溪者為最秀

桐栢宮歷盤十餘里及至山而中凹如盂方六七十里田疇繞腴溝水環流〻出即為瀑布宜夷齊二聖之樂此也瓊臺雙闕諸仙丹灶座幄在焉王季重品為台山第一洗谷底板趿千尋龍池四浸峭壁危巖不可正視

桃源循水為徑然指點不真葢有蹟可循則漁津為世境矣

余以率兵過南州丁氏族菩提峰下有朱晦庵溪山第一四字蛾眉在前屏幛在後天台四履無一境非桃源也雁山空靈甲秀而僧無掛搭處草木林失奇峭遜于台而蘊蓄仙真佛記道絡神皐帝壤不如天台渾邃廣博者露與不露厚與不厚之别也

高山嶺誇日出華頂僧為言日出亦如盤轉瞬徑一二畝星的的如拳乃知日光星體之大愈高則愈大爾

政餘筆錄 卷四

金沙蔣鳴玉楚珍著　男 超[illegible]輯

喜怒哀樂情也未發性也發而中節情其性也中為大本本性也和為達道達情亦達性也世人以四情為四德以一中為守中以未發為無中生有靜極生動皆未達於天命之本然也

言中不言和者中兼寂感貫動靜包四隅斉允聖在平情

的理之先處無倚不偏之地謂之太虚亦謂之平等中和為道家骨髓然中為有形之中和為調攝之和命宗得之以壽其身等於天地

仁者存心存个甚麽識得心便存如心體本敬敬體存無適非敬非主敬而敬思敬而敬也

說龍肉不療飢聖人說仁便說到寔事實功寔效驗寔寔此施彼受一感百應如恭寛信敏惠仁字註脚以註義字不得也

生不可言性生〻亦不可言性〻無生無不生〻載性而
来車非人載人舟非物載物以人物為舟車可乎羽雪玉
之白等與不等俱不足以徵性
識礦以菌〻不任鍊〻銀則是鍊菌則非以菌為銀之精
蘊則是以菌為銀則非見性人如礦師必無以銀菌為銀
之理
飛蛾之于燈火以為日也渴鹿之于陽燄以為波也波亦
不逐日亦不依自然不為燈燄所悞

四情未發時如寒燒不盡春到即生即有即無乃為未發
瑞安張子士劇呈四心其心歸文介應之曰味不違仁之
義中非無物循日月至之語箭必有痕
孔門重仁孟子重義後儒重禮重智又以為土於五行無
不在重信者因時提唱宗旨無岐
不動心是活心不動是死
治心之執務在覆敵如什倍師壓陣〻散矣故非生大恐
怖心不能設也

鄰於情者易合難離正性以情功須慎始

為人紿而不悔者護慈而砥信也人即以是罔之如貂庇人人不能庇貂

鮪死而不敢或損其鱗網無透鮪者小忠小信之不可自存如此

過之憚改曰吾將成其是也憚非氣弱乃氣盛耳故好勝之念必至遂非

所不足者必溢蘢叅之香供褻而守之沉水黎不知其所

自責也
愚惡聞涕唾之穢人人一中迷惑則畏明畏動畏哭畏男子語言審之可以辟魅
初入長安廟市無有不目眩者繼而厭之則強不注矣
氣行空則正志氣空血氣實
凡男子面有柔青懈白浮紅者其中必多損故有光不如有澤
相從心轉如相貧者從儉相薄者從厚相孤者從和久之

自易體矣

力依識〻有所不見妄力乃全注之若擴其識如面〻不
鏡則處〻有力〻豈有險血周作憤盈獨注之患
不受不轉不忘三病留連為其全體是人為其妄執是我
脚步下與聖賢書相應一句終身享用不盡
衆無衆性業無業根識衆性衆空斷業根業盡
軀土如戀生〻非終禪之具則土非坐錮之鄉
大亂無命所以斷亂〻命之命非與孝子不受亂命是其

所以正命也

生有不必之情是以憂生憂生常失之於內防外易常失之于安履危易

敗猶功其所為罪者飾敗智也飾智敗也敗不自鞫如停因益智功不分人所以功少敗不予已所以繼敗

英雄之美利害與儒者異事無十成之理疏疏落落微太即有五分駮雜其氣蓋之威覆之矣

天不與善人猶景慶之不能時見也末世善力薄善人福

力亦薄

廉節名義乃衣服櫛沐等閒之務作成氣勢則氣勢等底

行焉為天下人所畏是孔孟一路有金張許史也

甲兵與刀俎一也刀俎之養貴同五穀五穀壽人平刀俎

壽人憐厄以甲兵〻始者以兵卒

禦彈者必用弱惟遇剛則益之力故不順其勢不可以治

強也

讀書須約己量才兼為之不如得一故名家以獨勝也才

不自量廣心從志理不入與殉以性命尤非畜寶之宜人生中二十年俱依命朋友故甫壯即有密交升堂告父毋百不一也其餘則為萍水比其所親與性相近匪暱不必言即廣托賢豪如面泰山〻不我即甚之稱膠擬漆攀附藤牽遂及朝廷以殃家國所營無幾而黜社通庸方〻布置何為也

彼我互為用也恃其深智通才早達自謂我能用人〻不為用亦為所制不知人已制我于剝膚之及用我於冷背

之棋矣

名位早達必有深陜非上天眼孔較淺父子兄弟因緣為奸利已福盡而禍隨之矣力盡焉矣

石戶農不為非而佛以王宮脫屣何以獨訾不經不弋在聖人則曰惻隱而佛氏悉踢掌血豈可不字以係仁宋以後大儒其初皆借途葱嶺于靜慈湖文成白沙尤為的的而指佛氏經典為非人道之書傳奇百本浪笑千般濮溪增欲不聞付之一炬而斷斷釋氏與肯清思俱成戲論是

吾儒褊陋積習所成闢佛而不知佛之旨者也

造化鬼神之故載在佛老寔徵寔驗衣之缺袵屋之缺角翼不再齒走不逐飛頑我何人敢忘靜守凡百損心不論理事皆為我累

楞嚴經先儒無有不看以為與艮卦相通天地人之故盡之也

心火也腎水也心腎之間有白如綿連如玉環者性宗命宗俱係於此讀老莊之言楞嚴之旨明明歷歷臨淵履冰

之不暇況虽〻為過慮乎
尊生非飽食安居凡大役大喪大横逆大風雨大寒暑時刻〻提醒不可輕身縱性任意吾年四十弱不勝衣而今得少濟者寔持此訣也
古人之交重行義氣節上之性命令人則高者經術下者文章而已即如以文取資亦要自己審度〻朋友才之什佰者事之如平等相當則仍以自己性靈自己唇吻為主人之美好參术薈之而已不必舍所學而從人也

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〻者自治之密做官做人一事不可討便宜只爵任清白節儉四字若有一失則向之恐我仇我皆肘腋間矣

處宗族中只以不見不聞為妙若在城市尤宜退處庸淶而處亂世安家保命日難一日禍發所親所忽一言一札之間不獨怨仇結對也清脩寡欲安分閉門是為勝着

長安時局一變諸君子不安其位至有隕于考訊者吾生

平澹澹涼涼非獨貧不能事人孤不能附人亦以事無心

以才力如馬能致遠用為乘則載千里不用則齕野水草而已不敢營營芻豢也

理學名公多自踐履入踐履多自氣節入聖人所以取狂狷也今時任不多見只有所不為最為得力于夏篤信謹守身數百餘年不弊者此耳

勇于不敢勇于敢其勇一也

亂絲能斬之能理之皆豪傑作用中事

鄰河自潤為善不為惡若刻々自明聖賢豈有教語之理善積潤生人自定其乎有餘地有餘功有餘才有餘處餘福乃可以治天下事々徹底鐫肌及骨後何以為補救處乎山崩川竭謂之亡徵水旱即崩竭也三災盡于火旱先多于水厄于水也大菩薩大聖賢亦有獨善兼善之別匪緣道力福力有大小厚薄接引有情者人自尸祝之如觀世音大士及呂仙

關帝顯化亦多或主一時主一方結香火盛緣大抵性亦各有所近々人者其神尤著

殺逆大剧時有默爲救解默爲震惧如陷床墜棟飛屋拔木固是神靈即下蕢小兒壺關三老皆代天心爲木鐸者鬼神多怒容者生多烈性死非壽康且現其威力以治不祥若慈藹則容满慈性藹則慈容藹矣

學春秋以仁爲本知綱目之爲刻論然後可以言史

剛明男子于是非賢不肖八字分開八字踮定更無三々

兩〻帶水拖泥蓋成就一个其餘則非

救鬪必急解閙必和急則敵仁和亦顏性

毀像為銅者佛首不化此亦精神成聖之一驗

宋景濂暮年于一粟上作數十字不飲酒之所致也以酒為祟終于百敗

仕宦如新履漸浮泥土久〻履面而已面盡底存必為人棄

拭布淨物而己不自淨也臺省每以相咲柰何甘以其身

淨物哉
貴而易性老而變節者如燈燼益亮非死則禍翹足可俟
肩摩轂擊非市則要履幽坦坦如也冢近市位當要不可
不亟以自全
虛名暴得二者俱厄及其敗成亦罹大戮名之不可橫攄
析已禍而召新災
譚體用者以先幾崇搆巧轉徐妝為善應機括不知古今
用處不同用之致君澤民則善若持五兵誤殺人而曰是

能用五兵者不亦謬乎

長安破于十七年之三月十九日尋思亂本患在空虛空虛始于益兵糜百萬之軍不用而用兵々又銳客而鈍主急調募而賤土著一邊之以鎮巡名者數十一鎮之以條搃名若數千官多益耗々多損兵々無用而救在民官無用而救在兵此兵民所以並困也

中國節々設官事々費錢人々議論日々行文書豈知誦五教行井田計抄筭忽皆非治天下以簡之道

縣之設教職濫也銓之猾丞簿贅也甚之巡徼倉使皆煩考叙冗瑣之瑣也一府必制一道何為乎一鎮必增一副何為乎軍無益則衛無益衛無益則數百年指揮千百戶等襲替俱無益蠹屯可矣而并及漕蠹漕可矣而并及軍軍化而為流丐為市棍以數百萬之民胥國計恣其侵賣誅之無滋貰之無方當事不尋變計可謂世有急先務者乎

脩多力盛莫重于京師唐之守不以日宋之守不以年强

如濮大如元率棄如敝屣則孫汪之難也在四鄰在四夷

說至矣哉

中國有大攻而一技長百技短矣敵或得之攻我遂爾坐

然則失其所恃恃固不可以一端勝耳

無病人不可服藥邊用邊添是矣治腹用治邊之添卒驟

馬馳教猱升木召亂亂與俱矣

任事在沉寔有謀之人喜與畏無論矣指畫多方便非機

答

天下氣機一也人之所趨地力不靖擅一方之安大亂下

亂必生有英傑默有英靈呵護之

立國須有間架以嚴以寬必徹本末

無私有識四字為宰相提衡然仁且智兼之實難識固以

無私為本領也

日講午朝之規不復不可以格君限田均役之制不行不

可以宇下

錢財生財皆當專設一官〻各有司〻有議有任〻有內

有外議有本有末詳思遲發必信必從毋揺于衆毋奪于中毋覩近見小毋泥古狗今權豪勢宦大賈富商坐視國家之急而不知救抑之其何傷乎區區清出入督負連煎熬赤子不獨劉晏咲人商君吳起之所不屑道也金錢之氣係國家命脉富商大賈自南而北燕臺遂為空國

哺乳之民即異時吮吾血而覆吾身者也長思此言可以無叛僕東南世族人人以此見危卑竟是平時不曾念想

及此
江南一救于喪葬一救于嫁娶一救于僕馬而燕會賽神
僾佛不在焉
禱祈醫藥盤盒犒勞布施醵分外客窮親官府禮儀出行
路費此十項不在正額寄經之內而其急要與人倫衣食
同故儉非惜薪數米之所能裕可省即省凡慎交訓俗保
身閑邪鋤驕袪謟戒游却從皆所以養財滋本不至以乏
用而東塗西抹損潔修名德也

漕運之所以通利無壅滯無乾沒無遲速者其時運粮官旗有安家有輕齎有行月有坐賞此猶嘗典最厚在回船帶貨關不譏征天津長蘆魚塩濫賤山東梨棗麥荳其積如山去得風期歸因水順以運為家人思自重今關如虎踞搜索既倍堤皆狼穴催攢難停人事土宜沿途餽送折乾使用是處苛求欲綱運之不日斃無緣矣

九江關稅人之例起於楚黃一部使者因而各關效尤今一人往返費以兩計稅物及人暴于猛虎

中興與創業同一切守成格套斷不可襲如文武異途兵餉互制中貴與閫机務論思授意外庭錦衣兵官也而制刑嵡役捕盗也而緝事廵道之外又設守道撫軍之上又設督師僉副老于邉方臺垣立蹐卿貳宗祿日增勳練日費罰鍰而納銀捐助而加派縣官借透無憑運司掖括已甚冐免大害民生南白破家可憫差承騷擾地方門書要挾下吏此皆膏肓大病非投以急劑奇方不能起白骨而肉之

宗祿錦衣中貴衛所屯軍此耗錢粮之大者也築堡備邊款塞防河調募客兵此耗錢粮之次者也僧道胥役工匠船戶客籍此耗人戶之大者也花分詭寄欺隱冒免流移棄業此耗人戶之次者也知末富而不知本富知生財而不知節財々已盡矣盡于農而不于商盡于商而不于官紳又知搜而不知改知改而不知化漕窮不濟以錢役窮不救以助鹽法窮不易以鬻馬政窮不易以種兵制窮不易以土軍運窮不易以民藩鎮窮不易以刺史科目窮不

益以徵聘辟召解酲以酒撈湯止沸非明君察相悲微懲

前更制改度平治伊誰堂哉

筆錄跋

人者天地之心之廣大

無邊際為多一軀殼遂

至迷罔奔逸無適底止

文章仕宦磊根野府種
々與天地不相似曰正
心曰盡心求放心聖賢
諄切懇淳言非體天行

道〻實事只行憂盡一
而已殊世巍科膴仕與
窮居面目作兩截豈但
不識心正緣不識人淺

人則識得存孝天地皆
參內事心一刻不在腔
子囊山河大地都要籠
罩發自一息放下不得

楚珍亡友周李經歷之故宦態刑名錢穀之類填目堆案如霧遍雲擁今讀其筆之所錄風春

容韻是要皆作道理觀
無四大相亦無緣觀相
天地之心綿綿存存熟
之後之從心而往無不

敢望其造之所極矣乙

酉初夏友弟王晉跋